

# 笑看云起共潮生

诗风华韵中唐朝诗人的秋水长天

李建峰◎著

苍凉的琵琶声，登高相思的歌女，沙行水泊的归客。看一瓢长江水，煮沸人间百态；捧一怀塞上雪，掩埋秋月春花。金戈铁马，醉梦迷情，千年唐朝时光碎影中，留存的是永远的华丽与恢弘。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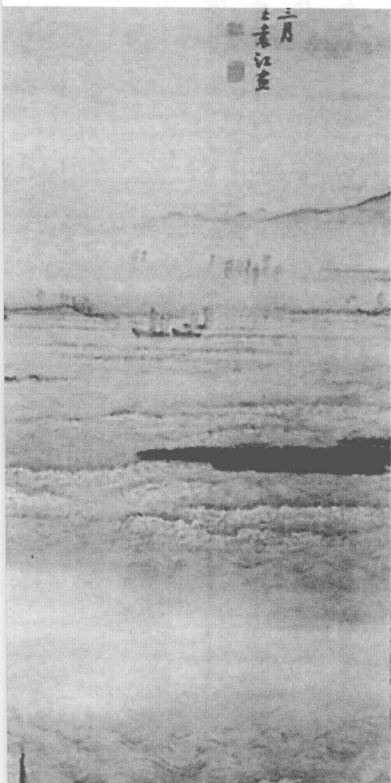


# 笑看云起共潮生

——诗风华韵中唐朝诗人的秋水长天

李建峰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看云起共潮生:诗风华韵中唐朝诗人的秋水长天/

李建峰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104-0613-3

I.笑… II.李… III.唐诗—文学欣赏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896 号

---

**笑看云起共潮生:诗风华韵中唐朝诗人的秋水长天**

作 者:李建峰

责任编辑:余守斌 曲静敏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68996306

版权部电子邮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70×1010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3.25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613-3

定 价:24.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很多时候，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每时每刻都低着头急匆匆地赶路了。因为似乎总有数不清的计划、目标在前方等待着，召唤着，无始无终。我们咬紧牙关，在永远没有上限的面子、票子和位子之间挥霍自己微薄的精力。在每一个即将到来的下一秒中，用各种键盘敲打盘点得失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并且乐此不疲，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我们走得太匆忙了。越来越快的脚步让我们忘了挽留耳边呼啸而过的晚风。映在眼眸里的世界，再也无法穿透时光深处那隔世般的阑珊灯火，大块大块赤裸裸的荒芜着。抽离了所有诗意和神性的世界是坚硬和充满敌意的，生存其间的人们被世界本身放逐和驱赶，于是孤独和寒冷潮水般席卷而来，让人惊恐无措。

这时，请略微停一下脚步，回首张望下唐朝诗人们的世界吧。你会感到一股暖流跋涉过人世千年的沧桑，抵达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汨汨流动的暖流，洗涤着你疲惫的容颜。那儿有一个声音传来，寻声而去，你会发现一处真正的桃花源。

它一直都在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唐朝那样，从建朝开始到王朝结束这将近三百年的漫长岁月都被完完全全笼罩在萌动的诗意里。在那个如梦如幻的岁月里，所有的史实皆与诗歌有关，所有的传奇皆由诗歌构成。天才横溢的诗人们，携长剑行走江湖，置清酒追云逐月，在天地之间

抖落的仆仆风尘，悉数变成活着的诗行。

是的，那是一个空气中都飘着纸墨香气的时代。无处不在的唐诗，赋予了在诗中舞蹈的每一个人超越平凡琐屑生活的气度和凌然。

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案几枕边；无论在青山绿水，还是在寺庙朝堂；无论是惊堂拍案，还是贬谪他乡；无论是塞北苦寒，还是风雨船头，唐诗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声律组合，每一个吟诵创作唐诗的人，都把自己的精神力凝铸进永不退色的方块字里，唐诗成了横亘在人与惨淡世界之间的屏障。正是因为这样，整个唐朝那纵横天地的豪气，柔情刻骨的浪漫，舍我其谁的自信才能在诗人的笔下保全回环往复的悠然。

如今，当我们沿着唐诗的阶梯拾阶而上，登临唐朝诗人们的精神高地时，既是一种对遥远召唤的清晰回应，也像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和久违的老朋友在酒肆茶楼里偶然邂逅。

因为现代人读唐诗，是大可不必正襟危坐的。

严禁和刻板，是学术上接近唐诗世界的必然途径。但是却不是唐诗得以流传的最终原因。在把诗歌视作氧气和水分的唐朝诗人那里，诗歌是呼吸的频率，心跳的节奏。辗转百折可以成诗，少年意气也可以赋诗。对时空岁月的无尽追问，对苍生社稷的殷切关心，以及生活拐角处陈酿的雨恨云愁，都是触动诗意的闪耀瞬间。

只要我们凝神直视这些闪耀的瞬间，那些由诗人的精神、学识、经历所共同提炼出来的性灵之光，便会在诗行的背后灼灼生辉。这，才是唐诗的精髓。

沉浸在唐诗里的阅读，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这是一场可以饱览无数大好风光的旅途。一路上，每个人都可以和李白在月下交盏对饮，陪杜甫驾舟浪迹天涯。可以随意和王维聊一聊画道和禅意，与杜牧谈谈在岁月里飘飞的芦荻。也可以舀一瓢长江水，煮沸人间百态，可以捧一怀塞上雪，掩埋秋月春花……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空洞抽象的玄思和判断，它只和全身心投入后的领悟有关。这是跨越千年的感动。阅读唐诗，从这里开始。

而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找到了彼此。

# 目录

前言：于唐诗中感受心灵的悠然之境

## 卷一 九天之上舞霓裳

先鋒的号角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2

绝响

——崔颢·《黄鹤楼》/5

月夜情迷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8

酒香四溢的诗篇

——李白·《将进酒》/13

恰同学少年

——杜甫·《望岳》/16

送你一船明月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19

渴望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21

跨越时空的悲恸

——王昌龄·《出塞》/24

战场之外的冷静和悲恸

——高适·《燕歌行》/55

踏着你的忧伤，跳吧

——李端·《胡腾儿》/59

## 卷三 社稷江山铸金鼎

响彻千年的呐喊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64

书生的脊梁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69

侠客行

——李白·《行路难》/71

大地悲歌

——李绅·《悯农》/74

以介子推之名

——孟云卿·《寒食》/76

拷问灵魂

——李颀·《古从军行》/78

国殇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80

呜咽的琵琶声

——白居易·《琵琶行》/27

绚丽繁花

——杜秋娘·《金缕衣》/33

## 卷二 寄梦天涯醉鸣铎

金戈铁马，豪情万丈

——杨炯·《从军行》/38

美若塞上雪梨花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41

飞马踏燕

——韩愈·《雄带箭》/44

匹马戍凉州

——卢纶·《塞下曲》/46

刀锋上的舞蹈

——王翰·《凉州词》/50

落日大旗行

——王维·《使至塞上》/52

红颜乱

——白居易·《长恨歌》/82

临渊羡鱼的垂钓者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89

既嫁从夫

——张籍·《节妇吟》/91

## 卷四 挟酒纵啸荡云霞

我本山人

——白居易·《自题写真》/95

难得赤子心

——贺知章·《回乡偶书》/97

山色留人

——张旭·《山中留客》/99

且放歌行彩云间

——李白·《早发白帝城》/103

自有尽兴处

——邱为·《寻西山隐者不遇》/105



# 目录

梦江南

——杜荀鹤·《送人游吴》\107

悲喜菩提

——贾岛·《剑客》\110

十年

——杜牧·《遣怀》\112

离歌

——骆宾王·《于易水送人》\114

## 卷五 相顾执手刻真情

谁言寸草心

——孟郊·《游子吟》\118

思念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122

亲爱的，我爱你

——李商隐·《夜雨寄北》\125

天涯若比邻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128

梦李白

——杜甫·《梦李白二首之一》\130

听，那些远去的钟声

——张继·《枫桥夜泊》\164

此心安处即我家

——贯休·《山中作》\167

禅悟

——王维·《秋夜独坐》\169

画松

——景云·《画松》\172

## 卷七 瘦马孤舟遣五湖

于孤独中眺望人生

——王绩·《野望》\178

即此悔读书

——孟郊·《游终南山》\181

一杯热酒暖肝肠

——白居易·《问刘十九》\184

心中的空山胜景

——王维·《山居秋暝》\186

天地一沙鸥

——杜甫·《旅夜书怀》\188

月亮代表我的心

——张九龄·《望月怀远》\133

朋友，比生命更重

——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135

故乡，故乡

——刘长卿·《余干旅社》\139

莫道郎心如铁

——元稹·《离思五首》\141

真爱永恒

——崔郊·《赠婢》\144

## 卷六 天语惊神暗星斗

神女应无恙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149

不羨鸳鸯不羡仙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152

天香云外飘

——宋之问·《灵隐寺》\158

人间与幽冥的款款深情

——李贺·《苏小小墓》\161

泛若不系之舟

——韦应物·《滁州西涧》\192

独钓寒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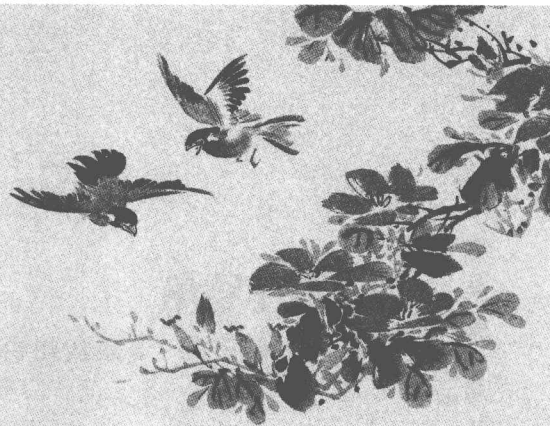
——柳宗元·《江雪》\194

不如归去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197

后记





## 卷一

# 九天之上舞霓裳

在唐朝傲然存在的二百九十年里，天才辈出，诗人云集，中国的诗歌成就攀上了旷古绝今的巅峰。唐朝诗人们豪情万千的恣意吟唱，虽时过千年，仍响彻寰宇。

## 先锋的号角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战国时，燕昭王筑幽州台，虚位以待天下英豪，铸成一段千古佳话。

八百余年过去了，一位已是而立之年的诗人，再次登上这寂寞良久的幽州台。诗人振臂高呼，放声而歌，歌声在呼啸袭来的朔风中，如金石铿锵，掷地有声。这个诗人，正是陈子昂。这首诗歌，就是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生于梓州射洪县，是地道的四川人。二十来岁时他游历到国都长安，希望能在国运昌盛之时，建立宏图伟业。此时的陈子昂，风华正茂，热血满腔，但苦于初入长安，籍籍无名。一日，他置千金买下一把名贵古琴，声称他将用这把贵重的琴，为长安人演奏天籁之音。约定的时间到了，长安万人空巷，人们屏息凝气地聚在一起，都想一睹他的高超琴艺。

这时，只见陈子昂并不弹琴，反而举琴立于人群中间，大声说道：“我乃四川陈子昂，虽无二谢之才，亦有屈贾之志，不才携诗文百篇自蜀入京，恨无人赏。今闻在下欲奏千金琴，却观者如堵。然此雕虫末技，宁值几何？”说罢，当众把琴摔个粉碎。随后将自己的诗文分发给在场的人们。至此，名动京城。

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的时候，离当年摔琴散诗已过十多年了。诗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后来累任至右拾遗。拾遗，顾名思义，是拾起遗漏的东西。是皇帝身边的谏官，没有实权，不招人待见的小官。陈子昂恪守其责，多次直言力荐，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处处遭打击，心中十分苦闷。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696年，契丹武将李尽忠、孙万荣等人出兵攻陷营州，边界吃紧。武则天委命武攸宜为大帅率军征讨，陈子昂作

为随军参谋一同远征。武攸宜本是一介莽夫，负气任性，没过多久便兵败如山。陈子昂临危请命，想带一万兵马奇袭敌兵，怎料武攸宜对此嗤之以鼻，非但不听，一怒之下竟将他降为军曹。身受奇耻大辱的同时，陈子昂的报国大计也成了泡影。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陈子昂怀揣悲愤、屈辱、无奈和挥之不去的深深孤寂，登上了幽州台，振臂高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所说的古人，并不单单指燕昭王。这里的古人，是有着囊括所有唐朝之前的贤明君主、有为之士的气概的。这点，可以从诗的题目中推知一二：舍弃用典更为明确的“黄金台”而取意境更为开阔的“幽州台”，对于久负盛名的诗人来说，不会是疏忽导致。幽州台还有个名字叫“蓟北楼”，诗人同时期作的《蓟丘览古》、《燕昭王》，就明确的以蓟北楼入诗。这里，怕是诗人更着力于“幽州”两字吧。

以九州代指中国，自古有之。据《周礼·夏官》载，天下共分：扬州、荊州、豫州、青州、衮州、雍州、冀州和并州。周武王平殷后，封召公于幽州。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北部以及辽宁一带，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地界，后几度易名，在唐开国年间，被重新设置为幽州。

在这个与往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陈子昂想起姜尚受命于周室二代君主，成就伟业；想起燕昭王礼遇乐毅，使其连破齐国七十余城，垂名千古；想起太子丹知遇荆轲，壮士的绝唱似乎还在耳边；想起太宗启用敌臣魏征，终来贞观之治。而“来者”，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们，又遥遥无期，无法报效……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两句的措辞、句式，受《楚辞》的影响颇深。陈子昂似乎记起了屈原，在曾经同样因直谏而受到迫害的屈原身上，他照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这一瞬间，诗人的寂寞和先人的孤傲再次神交了。北方的苍茫和南国的旖旎，也在吟唱中接壤了。九州大地充溢着诗人的孤独和寂寞。忍不住滴下的眼泪，正是比血还宝贵的英雄泪。这里，陈子昂仅用了前两句诗，就把时间感写得淋漓尽致，仿佛这诗是从远古洪荒而来，绵延到地老天荒，永无绝期一般。

第三句俯仰天地，遥想宇宙，又把诗歌的背景辟至辽阔空旷的境地。最后一句，突然推出自己的孤独悲伤。这股无法抑制的情感，立刻充满了诗人前面铺垫的时空。这种遒劲的诗风，举重若轻的艺术手法，让人根本无力拒绝，只能心怀激动、感伤，最终甘心被这诗篇俘获吧。

找寻一个合适的角度，以便得以窥视璀璨的唐诗世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唐存诗五万首，有名有姓的诗人二百余人。从唐建国起，全国上下就热衷诗歌。唐太宗曾在《帝京篇》里写到：“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但是唐初除了一些零星诗人外，如初唐四杰，诗歌更多秉承了齐梁之风，尤其是风靡一时的上官体，更是以轻薄婉媚见长，唐诗依然陷于颓靡之中。

当唐诗迫切需要改革的时候，陈子昂应时而生。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明确指出唐诗的生命在于“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他的诗歌，如同一声从春秋时代响彻而来的钟声，震去了缠绕在唐诗上的阴霾，可谓居功至伟。多年后，站在唐诗巅峰的杜甫感叹陈子昂：“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在《荐士》诗中更是不遗余力的称赞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如若陈子昂身后有知，会不会因这样的赞誉开怀一笑呢？

他曾登高远眺的幽州台，纵使朔风依旧，辽远苍茫，也已有众多知音拾阶而上。而苍劲有力的《登幽州台歌》早已成为诗人们内心的旋律，在唐朝的山水之间久久回响。

## 绝响

——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江南三大名楼中，数黄鹤楼最具传奇色彩——不同于岳阳楼的军略独尊，也不同于滕王阁的政治意义，黄鹤楼更多的是因历代文人墨客的仙临，而成为了华夏大地文明的精神灯塔。它以一种无限轻盈的方式，越过千百年的时间丘壑，把雄伟的潇湘云山、汉水长江，系在文学朝圣旅途上的人的灵魂深处。

对这个灯塔的高度，就连诗仙李白也保持着敬畏：只一首诗，就成就一幢建筑的盛名，这在整个中国古代也是屈指可数的事。这是确凿无疑的传奇。成就传奇的人，叫崔颢。

崔颢存诗极少，但只要留传下这首《黄鹤楼》，就已经足以在唐朝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争得一席之地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这样赞誉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只是，一般古人写律诗，都是严格按照韵书来押韵。较有名的韵书有《诗韵集成》、《诗韵合璧》等。另外，最早的诗歌是用来吟唱抒情的近体诗，虽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音乐的限制，但诗歌读起来富有音乐感的平仄，仍被认为是律诗中最重要的因素。律诗的另一个要素：对仗，更是古代文人学诗的基础，几岁小儿都懂得春冬相对之类。

这几大要素，律诗本要求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尤其七律，更讲究“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可是，通观《黄鹤楼》，且先不计较首联中反复两次出现的“黄鹤”——古人作诗，最忌讳用词重复；第三

句，竟然几乎全是仄声，接着又连用“空悠悠”三个平声收尾！究其对仗，也让人大为困惑，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嘛。

崔颢生活的时代，律诗格式早就完备。那么，为什么这样一首格韵大错的诗，竟被后人无比推崇呢？

先人作诗，重气韵而轻雕饰，“文以气为主”。认为好的诗词，用词不得妨害整体的意境。而规则技巧更应该为气韵服务，万万不能因为规则上的细微末节，而损伤诗歌本身。之所以古人强调规则，是认为这些规则能更好的为诗歌服务，但不能以此为枷锁，固步自封。

真正的诗人，懂得如何平衡两者的地位，释放激情，更好的创作诗篇。所以，才有杜甫的自创别调，林黛玉教人作诗不按平仄之说。崔颢在题诗之前，汉水长江的浩瀚、烟雨蛇山的苍茫，已经激起了他心中的愁绪，当这股丹田之气充溢而出的时候，和诗人眼前的烟波浩瀚融为一体，再被诗人深深吸入胸中，那股秉天地而生的悲怆之意已经到了不可不发的境地，这时候，什么规则，什么对仗都被远远抛开。这时的崔颢已经具备了高唱入云的能力，于天地之间，他自我的一唱三叹，悠悠然地呼吸吐纳起来。

诗歌前三句，每句都有“黄鹤”一词，这本该是剑走偏锋，兵行险着的赌博，却被崔颢拿捏得轻如鸿毛。这三句反复的唱和，讲的是关于黄鹤楼得名的传说，这个传说有三个版本，其中最具有仙风道骨的是《图经》所述。据其记载：“昔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还憩于此，遂以名楼。”费祎是三国时期的人，传说死后成了仙。这种得道成仙，类似凤凰涅槃的美好寄托，在唐朝颇为流行。

崔颢化用传说，连用三句层层叠加语势，这种唱和已经把胸中的气韵提到不能再忍的程度。果不其然，一句“白云千载空悠悠”让诗人的目光已经穿透锁住长江的浓雾，自由来往天上人间了。而且，仅此半联，就已经完成律诗的承接，无意中让后两联的展开，也更为水到渠成。

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论律诗颈联时讲到：“与前联之意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黄鹤楼》在这里，是非常符合要求的。前半首诗还在天上晃荡，到第四句突如奔腾瀑布，转折可谓又急又快又彻底——颈联前半句写实，后半句似乎也是眷写景物，但崔颢在此不动声色的化用了个典故，就又让这诗不经意的连接了古今，陡然增添了凄凉的沧桑感：三国时，曾作出《鹦鹉赋》的祢衡，才高八斗，只因性情狂放，先

后惹恼曹操、刘表、黄祖，最终被黄祖斩于鹦鹉洲。

据《唐才子传》记载，崔颢虽少年得志，可惜品行不端。行履放荡，嗜酒好赌，好色无度，因此长期不得志。当他登上黄鹤楼，想起祢衡的遭遇，千般感慨不禁涌上心头，融入诗句后，便形成了连接古今的饱满张力。

而在遭受挫折，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故乡，永远是最温暖的安慰。不管游子身在何方，只要一回头，就能和故乡的慰藉撞个满怀。崔颢开始的那股浩然之气，仿佛瀑布一样的激荡过后，终于汇集到眼前这条亘古以来，永远波涛滚滚的河流中。这股气韵，变得更深沉，更苍茫。

一个“愁”字放到最后，并没有实指。这时崔颢的黯然神伤，已经不是任何一个确切的事情所能引起的了，世间的一切都是悲伤的理由。那浩渺烟波中的片片白帆，那俯仰冲刺的江上鸥燕，甚至远处云端上的日光点点，都让崔颢悲从心来，不能自己。

崔颢这首诗，不管是从艺术角度，还是气韵角度，均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仅凭丹田之气，就横扫让庸才们唯唯诺诺的迂腐羁绊，给律诗的规则以崭新的生命。这种近乎凌驾仙人之上，收放自如的气度，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史上，也只能在唐朝得以见到。甚至连诗仙李白也叹为观止。

李白曾模仿崔颢作了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事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较之《黄鹤楼》，诗仙在此摔了个大跟头，颇有东施效颦之感。怪不得《唐才子传》中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刚想赋诗遣怀时，忽然看见崔颢的题诗，不禁长叹曰：“眼前有景提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能挣得这样的佳话，黄鹤楼名冠三大名楼之首，也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 月夜情迷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  
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  
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  
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  
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  
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  
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  
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  
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一个诗人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直接取决于他对文字的理解深度。中国文字传到唐代，已经跋涉过甲骨文的古朴、金鼎文的坚硬、篆书的疏野和小隶的严谨，形成了以真书为主，草书辅之的局面，文字之美，已经别有洞天。相传“草圣”张旭，常常在酩酊大醉，狂呼疾走之后，铺纸磨砚，落笔成书。所写狂草，潇洒磊落，变幻莫测，无人能及，把汉字的形态之